

中華五千年史

第四冊

春秋史

(中編)

張其昀著



華岡出版有限公司印行

張其昀 著

中華五千年史

第四冊
春秋史（中編）

華岡出版有限公司 印行



版權
所有
翻印
必究

中華民國五十年五月初版
中華民國六十五年九月六版

中華五千年史

第四冊 春秋史（中編）

定價 精裝本每冊新台幣八十四元

（外埠酌加運費郵資）

著者：張其昀

出版者：華岡出版有限公司

登記證：行政院新聞局局版台業字第一〇八二號

發行者：華岡出版有限公司

地址：台北市陽明山華岡于正路一號

電話：八六一〇九二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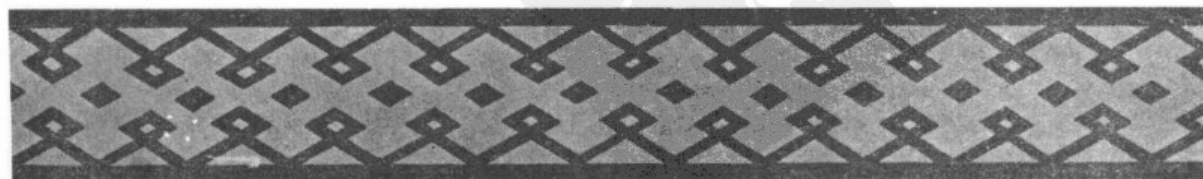
郵撥：一〇一四二五號帳戶

門市部：台北市農安街三十五號之一

電話：五四一八四五五

郵撥：一六五四三號帳戶

印刷者：華岡印刷廠



中華五千年史自序 (二)

——自述治學的方法——

拙著中華五千年史出版後，很多讀者希望作者寫一些治學的方法；但方法不能架空而談，不可不有依據與實證。敬述所見，作為總的答復。

作者很幸運於民國八年考入國立南京高等師範學校。金陵古稱文獻淵藪，當時南高初創，名家萃集，而柳師勛堂（名詒徵，字翼謀，江蘇丹徒人），尤為全校重心所在，精神沾溉，獲益至多。他講授國史，以他手著的「中國文化史」為教本，但他以為大學生單讀講義是不夠的，必須自行研閱名著，潛心探討，從名著裏自己體會做學問的方法，寒暑假尤其是讀書最好的機會。柳師指示我們平均每學期要讀兩種書，如此四年之間我們陸續讀了十八種名著，於學問得以粗窺門徑。茲本野人獻曝之義，略舉各書的要義如左：

(一) 黃梨洲（宗義）明儒學案

作者初進學校，柳師就告訴我們黃梨洲一句話：「學問之道，以自己用得着者為真。」他說：我們要做書籍的主人，便是要立志，要有宗旨與目標，然後讀書才能聚精會神，而能自己受用。柳師以為明儒學案的表解，看似簡單，其實這便是一種最好的治學方法。圖表就是教人如何能提綱挈領，明瞭一代的學術源流系統。

(二) 顧亭林（炎武）日知錄

柳師說，讀日知錄可以瞭解如何做札記。古人治學，沒有不從札記入手的。否則，任何善於記憶的人，亦將如長空鳥影，往而不返。札記就是今人所謂卡片。卡片不必具有一定的格式，祇要自己適用便是了。亭林自稱：「愚自少讀書，有所得輒記之。其有不合，時復改定。或古人先我而有者遂削之。積三十餘年乃成一編。取子夏之言，名曰日知錄。」所謂養兵千日，用於一朝。處平時如戰時，然後處戰時如平時。治學也是如此，真是孜孜矻矻，不容一刻稍懈。

(三) 顧景范（祖禹）讀史方輿紀要

讀史方輿紀要一書，體大思精，為顧景范畢生心力之所寄，卷帙

浩繁，好比是一部百科全書。柳師指示我們要讀各省區的總論，其他部分只知道如何運用資料便可。但他特別提醒我們，沒有做過細針密縷工夫的人，則崇論閎議，便不可能；所謂分者極其詳，然後合者能擇善而無憾也。顧景范幾十篇地輿學總論，乃是這一部百科全書心血的結晶。假使沒有後臺的慘淡經營，怎麼會有前臺的精采表演？

(四) 鄭漁仲（樸）通志略

柳師謂通志篇幅太多，初學者只讀通志二十略便可。二十略乃全書之綱要，其他可作參考資料。鄭樵曾力言圖譜之重要，略謂：「古之學者，為學有要，置圖於左，置書於右，索象于圖，索理于書，故人亦易為學，學亦易為功。圖譜之學不傳，而實學盡化為虛文矣。」柳師以為圖譜之被忽視，為中國史學之一莫大缺憾。鄭樵於圖譜之外，又注重古代器物，如銅器、貨幣之類，其說見於金石略。作者於民國十二年畢業，翌年日本有「東洋歷史參考圖譜」的刊行。而東西洋各國，歷史美術圖譜，彬彬日出，後先爭輝。柳師常以我們落入後塵，不勝感慨系之。（民國五十年作者等始有「文物精華」十冊之印行）。

(五) 劉子玄（知幾）史通

劉子玄著史通，貫穿之深，網羅之密，商略之遠，發明之多，為我國史學批評第一部名著。譬如他講到史學著作的文體，謂應注重三點：一曰簡要，謂剪裁浮詞，撮其機要；使疏而不漏，儉而無闕。二曰雅正，謂文而不麗，質而非野，敘致溫雅，婉而成章。三曰自然，謂方言世語，成文公牘，存其本質，無取飾偽。劉君這三點指示，都是非常正確的。

(六) 章實齋（學誠）文史通義

文史通義一書，至理名言，絡繹奔赴，可與史通比美。其中言略理資料之方法，最有益於學者。語其要領，一為重複互註，一為裁節別出。前者相當於索引（index），後者相當於文獻著錄（bibliography）

（六）均為科學著作之所貴。章君之言曰：「學貴專家，旨存統要，顯著專篇，明標義類者，專門之學所必究焉。」

（七）太史公（司馬遷）史記

太史公史記對學者最大之啓發，為史地二學之相關性。法國地理學家白呂納（J. Brunhes）曰：

「史學精神者，乃考察各時代不同之形式，而明其源流變遷者也。史學精神，本極肥沃，近來又有一種新精神，為異軍之突起。此種精神，乃考察各地不同之形式，即所謂本地風光。蓋同一人事，往往因風土之不同，其面目遂迥乎不侔。此不同之形式非各時代遞嬗而生，而為同時代各區域之遙相輝映；故惟有以地理環境解釋其所以然。此種新精神，即地學精神是已。」我國歷代史學家最富於地學精神者，首推太史公。

（八）司馬溫公（光）資治通鑑

溫公進資治通鑑表自述其宗旨有曰：「專取關國家盛衰、繫民生休戚，善可以為法，惡可以為戒，為編年一書，使先後有倫，精粗不雜。」又述其卷帙曰：「上起戰國，下訖五代，凡一千三百六十二年，修成二百九十四卷。又參考羣書，評其異同，俾歸一塗，為考異三十卷。」考異約佔全書十分之一，雖為附錄，但至關重要。誠以史事間接取才於典籍，其中矛盾異同之故，不能如實驗科學直接試驗其結果，故惟有秉大公之心，判定是非，審判真偽，史德之可貴，正在此耳。

（九）杜元凱（預）春秋左傳集解

昔人謂春秋以左傳為根本，左傳以杜解為門徑。杜預曰：「丘明授經於仲尼，身為國史，躬覽載籍。其文緩，其旨遠，將令學者原始要終，尋其枝葉，究其所窮，優而柔之，使自求之，鑿而飫之，使自趨之，若江海之浸，膏腴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斯言得之矣。」太史公曰：「好學深思，心知其意，」杜氏之言，深符此旨。曾文正公論涵泳之義有云：「涵者如春雨之潤花，如清渠之溉稻；泳者如魚之游水，人之濯足。善讀者須視書如水，而視此心如花如稻，如魚如濯。」這一段話，足以資為印證。

（十）孫仲容（詒讓）周禮正義

浙東學術的主旨，在於繼承中原文獻之傳，融合經義與治道，以國事為己任，通今學古，以期施於世用。孫氏此書，可為其代表作。他把古義和古制分析為二，古制是為治之迹，受着時間與空間的限制，後世未必可以施行。古義是為治之理，凡「政之至精者，必協於羣理之公。」他以為學者要能通天之故，明治亂之原，由古義與古制之別，而知政教之閎意眇指，使迂固之士與偏激之徒，爽然自失，而不能為國家進步之梗焉。

（十一）玄奘大唐西域記

玄奘法師為中國佛學史上的第一人，亦為中國留學生中的聖人。他所著大唐西域記，最足以表示中國學者「實事求是、信而有徵」的作風。法人沙畹（E. Chavannes）有言曰：「中國之旅行家，最能理解會觀察。昔日亞洲經行之大道，多數國家之地勢文物風俗，今日得以昭示吾人者，不能不歸功於中國之旅行家。」又曰：「對於西方科學言，此輩之地位亦甚高也。西方關於亞洲地理之研究，古代惟恃希臘人之著作，稍晚祇有阿剌伯人之著作及蒙古時代歐洲人之著作可考，此外多數地域多為中國人足跡所已經，著作所已誌，而為我西人所不詳；是中國旅行家之著作，為今日史學家旅行家最確實之嚮導。」樊師著作為近世中亞考古發現之明證，按圖索驥，歷歷不爽，故信譽極高。

（十二）徐霞客（宏祖）遊記

徐霞客遊記為先生一生精力所萃，久已膾炙人口。丁文江嘗赴西南各省實地調查，持遊記以俱，證以所聞，乃驚歎先生精力之富，觀察之精，記載之詳且實。他以為霞客遊記，如非同日所記，決不能如此精密，以五十餘歲之人，冒風雨寒暑，步行終日，晚復操筆作字千餘，非身歷其境者不足以語其難也。至其描寫之明晰，可為科學著作之模範。

（十三）姚姬傳（鼐）古文辭類纂

姚氏古文辭類纂四十八卷，為中國歷代散文的選集，開示準的，一以雅潔為宗。雅的本義為華夏的夏，雅言即標準的國文之義。中國

文字是古今貫通的，譬如左傳裏面許多名句，傳誦至今，凡是受過教育的人都可以了解的。要用標準的語文，不難區域性的方言，使全國人民精神上的統一，能維繫於不墜，這是何等重大的貢獻！潔即純潔，所謂筆則筆，削則削，要選取最適宜的鏡頭，立言明簡簡潔，不講廢話。敘述歷史的要義，亦不外乎此。

(十四) 沈德潛唐詩別裁

孟子曰：「詩亡而後春秋作，」詩與歷史有密切的關係。意大利哲學家克羅齊 (Benedetto Croce) 論歷史有曰：「能明變空平衡之旨者，方為純史。歷史之功用與詩歌異似，詩歌使人胸懷灑脫，而免為感情所驅使。歷史之要義，亦在使人能超拔於往事陳迹之覆轍而已。」柳師以為歷代詩集亦為學者所必讀，但時間不許可全讀，任選一種即可。例如沈德潛「唐詩別裁」便是一種適用的選本。

(十五) 顧起元客座贅語

作者曾經問柳師，如何寫歷史？他說：可多看小說。名家小說總是富於興味，引人入勝的。柳師所謂小說，包括筆記一類的逸史。明代萬曆年間南京國立大學校長顧起元所著客座贅語，便是佳例。顧氏謂南都一城之內，民生風俗之異，可分為五大區域：皇城為政治區，中正街為商業區，秦淮河南岸為高級住宅區，城北一帶為大學區及公務員住宅區，城西北隅為平民住宅區及兵營區。這些記載，不但讀之津津有味，且可作正史的補充。

(十六) 王陽明 (守仁) 傳習錄

章實齋曰：「易以天道而切人事，春秋以人事而協天道。」又曰：「浙東之學，言性命者必究於史，此其所以卓也。」又曰：「史家所以經世，固非空言著述也。」柳師以為讀史必須先立乎大者遠者，是即歷史哲學。他把王陽明傳習錄作為必讀書之一。陽明以為正心、誠意、致知、格物，原是一個東西，並且動靜體用亦當鎔化於一爐。陽明學說圓融透澈，在中國近世哲學中已臻其極。

(十七) 黃梨洲 (宗義) 明夷待訪錄

柳師謂士先器識而後學問，讀了黃梨洲明夷待訪錄，不期然而有

開拓萬古心胸之感。試讀是書學校篇有云：「學校所以養士也，然古之聖王其意不僅此也，必使治天下之具皆出於學校，而後設學校之意始備。……蓋使朝廷之上，閭閻之細，漸摩濡染，莫不有詩書寬大之氣。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天子亦遂不敢自為是非，而公其是非於學校。是故養士為學校之一事，而學校不僅為養士而設也。」又曰：「大學祭酒，推擇當世大儒，其重與宰相相等，或宰相退處為之。」梨洲之言，是何等之胸襟與器識乎？

(十八) 孫文學說

昔人謂「南人約簡，得其英華；北學深蕪，窮其枝葉。」此指南北朝時代南方與北方學風之異趣，或偏於通才，或偏於專才。有人以為民國初年，南北著述風會之殊，此數語亦稍盡之。柳師不以此等批評為然。他認為細針密繡的工夫與大刀闊斧的手段，精舍小築的傑構與崇樓廣廈的規模，乃學術工作的兩方面，有如手掌之與手背，係不可分者。他不滿意於學術界像南北朝之分裂，而當如盛唐昌明時期的大一統。而欲達此目的，不可不精研國父「孫文學說」一書。國父有云：「當今科學昌明之世，凡造作事物者，必先求知而後乃敢從事於行。所以然者，蓋欲免錯誤，而防費時失事，以冀收事半功倍之効也。是故凡能從知識而構成意象，從意象而生出條理，本條理而籌備計劃，按計劃而用工夫，則無論其事物如何精妙，工程如何浩大，無不指日可以落成者也。」這裏說明本末先後、秩然有序的科學方法。又云：「吾心信其可行，雖移山填海之難，終有成功之日。」有思想然後有信仰，有信仰然後有力量。國父這一段話，實為有志於撰述國史者必須遵循的準則。作者也深深感到終身受用不盡的。這並不是說，我們只要讀上述十八部名著，或說這便是一個最理想的參考書目。（論語孟子等書，在國文課已經研讀，故未列入。）只不過表示我們用功總要有一適當的園地，總要博觀約取，提要鉤玄，不浪費時間而已。

民國十二年夏，作者畢業於南京高師，迄今已整整四十年了。回想在校四年之間，親炙名師，飲聞訓示，開治史之門徑，識論學之宏規。母校環境，所謂城市山林，仰高山而懷先烈，過城垣而思故國。作者今日撰述中華五千年史，其志願與基礎，即奠立於此時。師門風義，久而彌篤；回首金陵，實令人有無限奮發興起的意念。

張曉峯先生中華五千年史序

錢穆

中國史學，較之並世諸民族，發源最早，成熟亦最先。論中國史書體例，必上溯尚書春秋與太史公書。尚書記事，春秋編年，太史公書則為列傳。後世史書三體淵源於此。或辨記言記事，或以記事本末體始自宋袁樞，皆非也。竊謂以史言之，則言亦事也。國語亦記事本末也。史記八書，漢書十志，下及唐杜佑通典，凡屬政書一類，記載典章制度，亦皆源於尚書，均為記事本末體。又有詔令奏議類，亦本書體，亦當歸屬記事本末。其他又有雜史類，或但俱一事之始末，非一代之全編，或但述一時之見聞，祇一家之私記，其實皆記事本末也。

總論中國史體，不外三類，一曰編年，一曰列傳，而記事最先，凡不入編年傳人兩類者，皆記事類也。史書之主要緣起為記事，苟非有事，何成爲史。故尚書為中國史書之最先，此體遞有推廣衍變，蔚為史書之大宗，更何待於宋代之袁樞乎？

然記事必具本末，必詳時間縣延，有年月先後之序，故自記事一體之演進而有編年。事經編年，而後易近於客觀之真實，其事或先小而後大，或前得而後失，一朝之政，或先治後亂。一戰役之經過，或先勝後敗。凡一事之曲折，經編年排列而益顯。春秋時列國有史官，遇事即書，後世沿以為法，為列代記實錄所由起。方其逐日記錄，初若無所用心，而積久追尋，一事之本末首尾，朗然秩然其不可掩矣。後世帝王，每有不得已而追改實錄者。如唐初玄武門之變，即其一例。在事變之前，何從逆知有此一事變。方在事變中，又何從逆知其事變之所屆。故操筆為實錄者，初不知有避忌，亦無可為避忌，故可不待有董狐之筆，不待有齊史氏之守死不屈，而信史已於是乎在矣。故非貴於必遇良史之才，乃貴於有良法之可循也，苟非當時列國有史官之制，孔子亦何憑以成其春秋之作。故編年史之可貴，又在其有所憑藉於史官之記實錄之良法之可貴也。

然史之本質在事，而事之主動則在人。歷史所以記人事，而人為事主。苟其無人，亦何來有事。故必記事進而為傳人，而後歷史之底蘊見而功能著。抑且事非一日之事，亦非一人之事。史事莫非成於積

久之羣業。中國史書之列傳體，乃將凡屬參與歷史事變之人物，一一為之立傳，復有分類合傳者，然後可使歷史上每一事變之原動力所在，及其是非得失成敗之所由然，莫不皎然呈現。進而及於時代之隆污榮悴，國族之興亡強弱，其所以為之樞機轉捩之處，無不昭揭以示人，此誠史學之最大貢獻也。

惟其列傳為體，主在人，不在事，乃兼詳及其人之家世，與其生平，備著其才性與其學養，此等初若在歷史事變之外，而實深入歷史事變之裏，此乃歷史事變之底層所深藏不露者，而又為編年史體之所忽。即如編年史，常載某人之卒，而不載其生。方其人之始生，又何從知其與歷史大事有關乎？故知列傳一體，實史書中之最進步、最深入、而最得歷史之真情實義者。中國史書獨奉列傳一體為正史，其地位價值，遠在記事編年兩體之上，非無故而然矣。

抑且司馬遷之創為史記，不僅闢出列傳一體之長，又能兼采尚書春秋兩體，以完成為一種最完備之史書體裁。八書采自尚書，本紀年表師法春秋，記事、編年與傳人三體，錯綜融會，結合為一，乃使歷史真相，能面面俱到，其組織之精密而偉大，所以其書能傑出於前古，而永法於來茲也。

言正史，必兼及史漢，然此兩書為體又不同。太史公書遠起上古，下迄當代，其書實一部通史也。班固作漢書，始斷代為史。陳壽范曄以下，率蹈前軌，至今乃有二十四史。此皆斷代為史，承襲班氏，與太史公書之為通史者有別。

後世論史法，每謂司馬氏疎而奇，班氏密而整，亦有謂史記圓神知來，漢書方智藏往者，此固由於兩人史識史才之不同，抑亦史體有以限之。惟其太史公書為通史，故項羽可列為本紀，若循其例，王莽何不可為本紀，班書既斷代為史，一以漢王室為主，則羽莽惟可入列傳，故曰體限之也。

太史公書既為通史，其書乃略古而詳今，凡事之見於左傳國語者，史公特撮舉其要而已，不煩詳錄也。愈前則愈疎矣。故其列傳，西周獨有伯夷叔齊，特為其書七十列傳作為發凡起例之引言而已。夷齊

實無事可傳也。春秋二百四十年，實公卿大夫何限，史公獨傳管仲晏嬰，而亦惟詳其軼事。其他如司馬穰苴孫武子伍子胥，其人之事，均不詳於左傳，故史公爲之立傳耳。史公於春秋人物，所大書特書者惟孔子，又及其門弟子，又上及老聃，此等在編年記事兩體中，既無法闢入，又無法詳述，亦可謂此等人物，乃不屬當時歷史事變之主要人物，不爲當時歷史舞臺上之主要角色。即如伯夷叔齊，亦烏得謂乃商周之際歷史舞臺上之主要角色乎？然此諸人，其影響於此後歷史之全進程者，實極深遠，乃至無與倫比，縱謂無此諸人，此下歷史將大變其形相，亦不爲過。然則史公卓識之所以超絕千古者，豈不在此乎？然亦其書體例許其如此，故能獨出己見，以成爲一家之言也。故史公體疎乃能見奇，此正史公之孤見特識，以常人常見視之而謂之奇耳。

自班氏斷代爲史，以一代之範圍，區區限於二三百年間，某人某事當書當詳，某人某事不當書當略，其法易密，其體易整，而史家個人之閱懷孤識，乃亦限於體裁，少可馳騁，惟其志，囊括三古，包羅萬象，較之史公八書，實尤過之。陳范以下，書志無可見長，乃專意於紀傳，軌法日定，創闢日狹，惟整理一朝之記注實錄，斯即爲一代之正史，於是修史僅憑客觀材料，不待作者孤識密運，由此漸開集體修史之例。唐人修晉書隋書，皆出羣手，後人加以譏蔑，不知史法具在，各就現存史料，而部勒整理之，事重藏往，即使責成於專家，亦將無大優劣可言。故自班氏以下，中國歷代正史，多僅爲一代記注之整理，勢堪當於一家之著述也。

作史必憑史料，故後人有亡實錄是亡國史之言，當前代之傳統既絕，實錄猥積，久則恐其散失，政令方新，避忌不復存在。而殷鑒不遠，正可惜勝朝作龜鏡，資昭代以箴砭。於斯時而憑成法，續新史，使一時史料，有所部勒整理，以成爲一代之新史，而後之治史者得所稽憑，又務爲繩繩不絕，斯其功何可滅。班氏斷代爲史，其貢獻正在此。果有司馬遷其人者出，如薛居正之後有歐陽修，五代史兩家並行，夫亦何傷。

故中國史學之可貴，乃在其記注有成法，而著述則以待能者。成法人人可遵，能者不世出，而保存史料與整理史料之工作，仍得不斷持續。抑且此共遵之成法中，乃蘊有甚深之精義，此皆創自先聖大賢，如尚書編集，肇自周公。春秋作於孔子，太史公書成於司馬遷。左

傳特承於春秋而微變焉者。漢書又承自史記而微變焉，而史漢之八書十志，又承於尚書而微變之。繼起有作，大體如此，此所以中國史學遂能卓絕於當世也。

故自馬班以後，中國縱非時時有卓越之大史學家接踵繼起，而史業終於不墜，以三千年之積累，而我國人今所擁有之歷代史籍，或記事，或編年，或列傳，由於此三大骨幹而枝葉扶疎，肌體充盈，又能展引不絕。義法日起，論其數量，別其門類，後來者不可知，而已往舉世各民族，則無堪與我相匹敵者。故謂中國乃一史學國家，中國民族乃一史學民族，絕非誇言。而中國文化，則主要以人文爲中心，史學尤爲此一中心之根柢所在，精神所寄。則凡有意於爲此後中國文化傳統善盡其發揚光大之職責者，其可不於史學特有所經心乎！

蓋史學之在中國，不僅爲鑒往知來、經世致用，一種大學問，抑且在中國史學中，更富一種人文精神之啓導。一種大精神，可知人物在人類歷史演進中之地位與關係。故中國之傳統精神，亦無不知由修己治人而循至於平天下之終極理想之此一目標與此一過程，而奉以爲一己之嚮往，與一己之職責者。其獻身於社會，或從政，或垂教，或發爲言論，或見之行事，苟其於當身及後世有建樹，有影響，殆可謂無不心通史學，其人之一生，即成爲歷史之一部分，抑且爲歷史中主要之一部分，所謂名垂青史而不朽，苟非其於史學有體會，有瞭解，試問何道而臻此！故可謂中國已往之歷史人物，不問其爲政治人物，或學術人物，要之莫不於史學有修養。故史書編撰，僅屬史學之一支，而史學之發揮，即人文中心傳統文化精神之精義所在之發揮，而實見之事功業績者，此亦史學之一支也。否則，專目此種編撰史籍之工作而謂之史學，專目此輩編撰史籍之人而謂之史學家，則史學將僅成一堆材料，史學家將僅爲整理排比此一堆史料之一種專業人物，史學之與史學家，乃自有一小範圍，小天地，而與人類歷史大流本身，轉爲渺不相涉，而此豈得謂之是中國之史學乎？

然而史學之在中國，由於近百年來世局國運之大變，而遭遇兩大難題。一則關於新史之繼續編撰。上起史漢，下迄清史，迄今所謂正史者，已有二十六史，試問此後尚有繼續此成規而不斷編撰之必要與可能否！其他如政書，如地方志，如人物碑傳，如家譜，乃及種種舊史已成體裁，亦有延續遵循之必要與可能否！就當前國內史學界情形言之，似乎無此準備，亦復無此心情，然則中國史學其將停頓中斷乎

？此後之新中國，其將為一史學荒蕪之新中國乎？若此趨勢繼續五十年一百年，中國將成一無史可稽之國家，果使此下繼起，有人有志，亦將何所憑藉以續此一段之新史。則三千年來繼續繩繩、傳統不絕之史業，其將中斷於吾儕之手乎？此一情形，實不可謂不值吾儕之注意。

而尤有更要於此者，不僅繼起新史，一時無延續之展望，即積存舊史，亦有晦冥否塞之憂。此一百年來，實為我國人急需歷史知識而又最缺乏歷史知識之時代。不曰自秦以來二千年，中國為一事制黑暗之政府，即曰自周以來三千年，中國為一封建頑固之社會。不曰一部二十四史乃一部帝王家譜與為一部相斫書，則曰中國僅有史料，無史學。此等狂妄不學之言，不知最先出於誰何人之口，而謬種流傳，如響斯應，積非成是，幾若定論。而我先聖昔賢所積累達成之歷史教育功能，為之掃地無餘。抑且生心害事，晚近我國社會種種禍亂，幾無不有此等荒謬論為之鼓吹而助其滋長。我國歷史上每逢改代易姓，深識之士，每汲汲致力謀修史，一則期此歷史大傳統能繼續於不墜，一則痛心禍亂，期藉此歷史教育功能，振奮人心，俾時代有早親清明之一日。而今日之事則大異於此。續修新史，其意不過為承續舊史，而今日則積存舊史，已陷於晦盲鄙棄之境，國人懶於求知，勇於譏斥，舊史將亡，新史又於何為承續？

故今日者，舊史之積存雖富，而實缺一部為人人可讀之通史，求能發揮舊史之精義，以配合時代之需要，而善盡其歷史教育之功能。此書者，實當總攬舊史而又能別創新體。不為班氏之整密，而法史公之疏奇，所謂通天人之際，明古今之變，以成一家之言，使能於三千年積存舊史中，取精用宏，提要鉤玄，荒言謬說，積蠹盡掃，清光既露，人心自振，國運之昌，舊史復保，而後新史可續也。

國人迫於此需要而試以新體寫史者，晚近來亦不乏其人。然皆忽於舊史之深義，而競尚西史之新裁，於是記事本末一體乃獨見流行。此體淵源尚書，在中國亦代有不朽鉅著，用此體寫史，何可厚非。然若專尚於此，則難免缺陷。所謂事者，同時彼此難分，先後起迄難斷。歷史如浩浩長流，何從別涇渭，分江漢，劃前浪，定後浪，凡屬標事分題，即不免屬雜以作者之主觀。人類歷史演進，只有一大事因緣，隨宜分別，而為之割截取捨，曰此為某事，此為某事，雖若有歷史之形式，實失歷史之真相。中國史學最精邃之深義所存，乃在分年分

人為記載，而不嚴格劃定為何事。今人慣讀西史新體，驟覽舊史不數頁，茫然不得其端緒所在，則無怪其只認為是一堆未經整理之史料矣。

即如讀司馬光資治通鑑，豈不較之讀史漢正史，遠為易簡。然在今人，通鑑已不易讀，乃轉讀袁樞之記事本末，袁書即就司馬氏原書，分事標題，使各從條貫，若與近代西史體例相近。然袁史標題，開始即為秦滅六國，繼之則為秦之廢封建，而史書豈不真成為一部相斫書之與帝王家譜乎？在秦滅六國之後，秦之廢封建，秦之焚書坑儒，秦之焚書一事，牽連及於秦廷之措施，常人每必聯想及於焚書坑儒，然焚書一事，牽連及於秦廷之議廢封建，以及秦廷所特設之博士官制度。坑儒一事，牽連及於秦皇之求神仙，練奇藥，以及晚周燕齊方士來歷。若讀通鑑，此諸事渾融一貫，可見當時之實相，其間孰為因，孰為果，孰為主，孰為從，錯綜複雜，作史者可以無所用心，僅求按事按年編排，而史迹俱陳，讀者可以自得之。如入建章宮，千門萬戶，內自相通，正可恣所遊覽，出此門，入彼戶，出彼戶，入此門，門戶雖繁，不害其相通為一宮。循此意而求之，讀通鑑仍不如讀史記。因讀通鑑主要唯見有事，而人則因於事而附見。讀史記主要乃見有人，而事則附於人而分載。即論焚書一案，若不知秦始皇帝與李斯之為人，其為能深入史奧者幾何矣？

清季學者，盛推南宋鄭樵之通志，此書亦一通史而屬紀事本末體，正合當時所新接觸之西史新裁。抑且鄭書所分事目，廣泛及於全人類文化衍進一大體之各方面，就此而論，其體大思精，較之西史無遜色，抑可謂有遠過焉者。然衡量以中國史籍傳統，則鄭書評價終不宜遠逾於其所素有之地位，此非南宋以下人識不足以讀鄭書，實鄭書自有其不足壓眾望者。其最大缺憾，在於人物列傳徒襲舊史，既少取捨之獨見，又無詳略之別裁。較之太史公書，誠過乎其不逮矣。緣鄭氏用心本不在此，故讀鄭氏書，惟有專注重其二十略，而二十略重事輕人，實居史學之邊緣，而非史學之中心。前有杜佑通典，後有馬端臨文獻通考，雖亦專注重於歷代典章制度之沿革變遷，然終不忽於事後之有人，尚能使讀者窺見此中之消息。列鄭書於杜馬之間，鄭書別出心裁，其長處決不當為杜馬兩書所掩。然必高為位置，謂惟鄭書二十略乃為史學傑作，為中國前後史家所莫逮，此豈得為確論？

鄭之於杜，有襲有創，其為史學開新門類，實鄭書一大貢獻。馬

氏繼起，折衷杜鄭，然於鄭書，采其膚近，遺其精遠，斯爲可憾。然馬氏書，亦自有其長處，後人以三書鼎立，要亦有故，不得輕譏以爲流俗之淺見也。然三書亦僅史學之一面而已。清儒復舉司馬光通鑑與馬臨端通考爲二通，欲求粗識史事，求之二通，亦無不可，然欲於歷史有真瞭解，則史漢以下歷代正史仍所必治。今乃專舉鄭書，掩蓋一切，奉爲史學之準繩，所言雖若創論，實自陷於流俗之淺識矣。

晚清康梁言變法，康氏推本之於春秋公羊家言三世大義，轉不如梁任公援據歷史，更易博得時人之同情。任公著中國六大政治家，用意即爲其提倡變法作辨護。尤著者爲王荊公一編，此亦余所謂晚近國人以新體寫舊史之一例也。西方史體，每好爲一大人物作長傳，其同時周圍史事，則無不并包納入。任公之書，根據蔡上翔荊公年譜。年譜一體，乃匯合編年與傳記所成，於文雖少可馳騁，於史實則更近客觀。然蔡氏之書，亦僅主於爲荊公雪誣申冤而已。在蔡氏前，吾鄉顧棟高已兼爲荊公溫公兩家年譜，顧蔡兩書內容得失姑勿論，然欲求熙寧變法一案之內情與其是非得失所在，要之不當偏重荊公一邊，故蔡書僅爲荊公一人辨白，顧書則欲爲新法一案持平，兩人著書用意，高下判然矣。然欲爲新法一案持平，與其專求之於荊公溫公之兩人，尚不如徧求之於同時前後凡屬參加此新法之一切諸人之更爲持平，易近客觀矣。宋史爲書雖多疎謬，然中國正史列傳一體其在史學上之精密用心，客觀近實，豈不舉此可見？近人心粗懶學，不能讀正史，乃震驚於西方人物傳記之新體，以爲大可倣效，此則又適成其爲一種流俗之淺見矣。

中國史學積存，越後越繁，即就新法一案論，宋史以前，記載及此之諸史，已不勝縷舉，又有諸家文集，及筆記野史之類，蒼萃而觀，參伍以求，此一策之真相，終不難於委悉呈露。學者自以躁情怠態，憑恃私意，高下在心，乃欲上下五千載，專輒拈舉數事，標立題目，目不窺書，而肆意譏彈，古人不作，則惟有恣其予奪，史學之日趨於鹵莽滅裂，而又貽害及於當前之人心與行事，惡果爛然，亦既與人共見矣。斯終不可以不有人焉起而務爲拯拔挽救，此則余所謂當前史學更大一難題所在也。

故在今日，乃不得不有人焉，能別出心手，以新體重寫舊史，以應此時代之急需。而此新體，則宜疎不宜密。中國編年舊體，已嫌其過密。列傳爲體則更密。惟記事一體，於史法中爲最疎，然其於應當

前之急需則最宜。然惟其法之疎，乃更貴於作者之能別出心裁，於取捨詳略之間，能獨出己見，而不爲前史成規所束縛，乃能成爲一部人易讀之書。故疎則必奇，所謂奇者，正是其獨運己見，不猶常規處也。當史公之創爲列傳一體，較之尚書春秋之舊體，遠爲密矣。然能密不妨疎，法不害奇，此其所以卓絕千古而莫與匹也。今者，密則求其能更密，疎又求其能更疎，於上下五千年，煩瑣叢積之史料中，求能取精用宏，提要鉤玄，一舉而盡納之於短篇薄帙之中，以冀其爲人所易讀，而又欲其無背於已往史實之真相，所謂明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以成一家之言，而務求其能善盡於我民族先聖昔賢所積累建

成之歷史教育功能，斯誠憂憂乎其難矣。

吾友張君曉峯，早歲治輿地之學，蜚聲於全國之費序，而尤心慕吾鄉顧祖禹之爲人。近年來，心存國難，轉而治史，雖身膺黨國要職，擇週末政暇，隻身避處陽明山一小屋中，晝夜劬勤，積數年，成黨史一部。又主持重修清史，其於新史之續撰，可謂憂憂乎其有志矣。最近又立意撰著中華五千年史，亦欲以新體寫舊史，發憤窮心力十年以潰於成，茲方其發軔之始耳。果潰於成，尙不知在何年何月，張君以余過從之密，屢加面督，謂於此書不可無一言。面督之不已，又加以書促，余誠不可以却其請，則姑亦就其書之爲體而略言之。

張君書，亦是一部記事本末體之通史也，而於編年傳人兩體之精義，則固已密運乎其間矣。其遠古史第一冊，凡分十六章，而標人名爲章名者十一。其西周史第二冊，亦分十六章，而標人名爲章名者六。春秋史前編第三冊，亦分十六章，而標人名爲章名者四。此三冊已刊行，共四十八章，而標人名爲章名者，共二十一章，幾占全部一小半。其他各章標題，則曰道德禮俗，曰學術文化，曰典章文物，曰民生國計，曰國家民族之盛衰興亡。大體如此。可謂能注意於人文歷史演進一大事因緣，而求能扼要以揭發其精義之所在者。而張君書之可寶，尤貴其能把握人物之中心，我國家民族五千年文化歷史傳統精神所在，我所謂吾先聖昔賢所積累建成之歷史教育功能，張君書，其庶乎得之矣。

夫歷史固以記事，然記事則必兼明道。有事則必有道。有得道，有失道，有正道，有邪道，有大道，有小道。苟徒知有事，而不知事中之有道，不知道之即寓乎事，則亦何所謂事矣。若於事而求其道，其失者邪者小者姑不論，凡一事而有合於道之大之正而得者，則必有

人焉密持而默運之乎其中矣。故全部人類歷史之演進，則莫非已往聖哲賢豪名德大人之心血所灌注，意氣所彌綸，精力所撐架，而始得以此演進也。故治史學則必知尊人而重道。孔子曰，人能宏道，非道宏人。司馬遷則曰：通天人之際，明古今之變。苟非於人焉通之明之，又將於何而通之明之乎？張君書之爲體，固是取法乎司馬遷，又廣之以鄭漁仲，而亦不忽於司馬君實，中國傳統通史精義，張君可謂有志焉爾矣。而於尊人重道之意，一篇之中三注意焉，則信乎其爲不可及也。

然張君之書，要爲取法乎疎者，而歷史之演進，則必由疎而密。以疎駁疎，其事易。以疎駁密，其事難。在司馬遷當時，所有史迹尙疎，而秦漢以下迄今二千載，事變每下而愈密。今張君之書，僅至春秋，此或尙其易者。遞下則遞難矣。蓋以疎駁密，則必貫有作者之孤識獨見密運乎其中，然後其詳略取捨，可以以疎盡密，使事之密者無以逃於我法之疎之外也。然孤識獨見，人每以主觀視之。主觀不可有，而孤識獨見非不可有，惟不易驟得人之共信。昔司馬談論六家要旨，而史記特爲孔子作世家，此其父子間意見已不同，而班固復譏史遷之書崇黃老，可見孤見特識之驟難得人共信矣。此史遷所以有藏之名山傳之其人之想也。今張君書取法史記，乃一家之著作，非有定規模法可遵，苟無孤識獨見，即無以成書，而其書又爲應時代之急需，求供人人爲易於閱讀者，亦豈可藏名山而傳其人，則張君此書之用心，殆較史遷爲尤苦矣。

抑論今日中國之史學界，其病乃在疎密之不相遇。論史則極疎，務求以一言概全史，故不曰中國二千年乃一專制黑暗之政府，則曰中國二千年乃一封建頑固之社會。不曰二十四史乃一部帝王家譜之與相斫書，則曰中國僅有史料無史學。此皆求一言以蔽之者也。而考史則務求其密，於此上下五千年浩若煙海之史籍中，不論一事物之微，一事之枝節，信手拈來，皆成題目，窮年考覈，莫知所定。而其所考，亦或與此五百年來國家民族歷史演進一大事因緣，有渺不相涉者。立論何其疎，考覈何其密，而所論不本於所考，所考不關於所論，可謂各趨極端，何時而有會通合一之望，其事將如河清之難俟。張君書在今日，誠所謂中立而不倚，強哉矯。以疎持論者，將謂張君書僅憑主觀，無當史實。以密考覈者，亦可毛舉細故，謂張君書疵類未盡，如

引語出處有歧，或一字訓釋有爭，或一事年月有差，一地位置有辨，如此之類，或僅窺其一毛孔，而謂大體在是矣。昔清儒治太史公書，即如梁玉繩志疑一書之所論列，其可糾正史公之誤者已不少，然何損於史記之體大而思精。余謂張君之書，其可待於匡繆正誤者必有之，其大義微言之可資商榷者，亦不能謂無有。然張君之書，要爲此一時代中極富意義之一部創作，則無可疑也。

張君書已成三冊，其第四第五冊，則專詳孔子一人。然則孔子在秦以前古史中，所占篇幅，當越出五分之一。若張君全書如其預計爲三十冊，則孔子篇幅，當占全史五分之一。如增爲四五十冊，孔子篇幅，亦占全史二十分二十五分之一。昔史公爲史記，上古三代人物僅伯夷叔齊有傳，春秋僅傳管仲晏嬰，孔子非開國爲諸侯，乃躋之世家，張君書之用意，亦猶是也，而內容之取捨詳略又與史公有不同。苟非於張君書之結體，與其著作之用意所在。有所瞭解，又焉足以評張君之書乎。

竊謂果有人焉，於張君書有不滿，大可師法張君之用意，亦務求網羅全史，而抉出通全史之一大事因緣所在，自抒己見，別自成書，亦求其爲一部人人易讀之書，而求當吾世而善盡吾先聖前賢所積累建成之歷史教育功能，其書之取捨詳略，儘可與張君書有不同。若能有如此等書十部二十部同時並出，無害也。其間孰得孰失，孰是孰非，事久論定，以待後人。而發踪指示爲功人者，則張君此書也。

又如如有好爲考訂之學者，若能於張君書之範圍中求之，無論一句，一年月，一地位東西，一事枝節，一人細故，遇張君書有疎失，逐一爲之考訂，如網在綱，如裘在領。如水之歸海，如木之反本，將不僅有功於張君之書，是亦有功於國史矣，豈轉不如無端涯而漫勞其心力以爲難碎之考訂以示博者之所爲乎？

昔唐昌黎韓子有言，怠者不能修，而忌者畏人修，余竊恐讀張君書，亦有不自信其怠怠之心，不深求張君書之作者而輕滋疑辨者。亦有徒持門戶主奴敵視卑視之意，腹非而心譏，而認爲可以置之於不論不議之列者。余故不憚辭費，詳論中國史籍爲體之異同長短，並及近代爲中國所急需之史學，以發明張君書在今日中國史學界之地位，至於言之有當與否，敬以質之張君，並以待並世治史學者之教正。

中華五千年史

第四冊 春秋史（中編）

目次

自序（二）	一
張曉峯先生中華五千年史序	錢穆 四
各章子目	一一
附圖目次	一四
卷頭語	一（總六五）
第一章（總49） 匹夫而為百世師——孔子的世系	七（總六五）
第二章（總50） 天之未喪斯文——孔子的師承	一六（總六六）
第三章（總51） 七十而從心所欲——孔子的生平	二六（總六六）
第四章（總52） 天下有道，丘不與易——孔子的遊踪	四五（總六五）
第五章（總53） 申申如也，天天如也——孔子的生活	七〇（總七〇）
第六章（總54） 溫良恭儉讓——孔子的風度	九四（總七四）
第七章（總55） 天將以夫子為木鐸——孔子的著述	一二五（總七五）
第八章（總56） 仁以為己任——孔子論道德	一六一（總八二）
索引	一九八（總八八）

第一冊 遠古史

自序

編輯要目

全書總目

各章子目

附圖目次

第一章 中國歷史第一章——伏羲

第二章 以農立國的開端——神農

第三章 最偉大的發明家——黃帝

第四章 民族保衛戰的序幕——涿鹿之戰

第五章 中國文字的創造——倉頡

第六章 「黃帝子孫」的源流——三皇五帝

第七章 中國道統的由來——唐堯

第八章 中國國號的緣起——虞舜

第九章 河工水利的修明——大禹

第十章 民族道德的培養——夏代

第十一章 中興復國的故事——少康

第十二章 應天順人的革命——成湯

第十三章 平民崛起的大政治家——伊尹

第十四章 震盪古今的銅器時代——殷商

第十五章 水不磨滅的殷虛文獻——甲骨文

第十六章 思想、山水、人物——遠古史

總論

附錄 中國與中道

重要參考書籍目錄（一）

索引

第二冊 西周史

讀張著中華五千年史一得（代序）

各章子目

附圖目次

附表目次

第一章 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文武之政

第二章 弔民伐罪的義政——牧野之戰

第三章 忠臣義士的前驅——殷之三仁

第四章 統一運動的進行——太公

第五章 發揚蹈厲的開國規模——周公

第六章 三十年前的建國大綱——周官

第七章 陪都洛陽的肇造——成康之治

第八章 民治觀念的確立——共和行政

第九章 北伐南征的中興事業

第十章 春花怒放的西周文學

第十一章 繼往開來的西周史學——尚書

第十二章 興於憂患的西周哲學——周易

第十三章 典章文物的美備——制禮

第十四章 善良風俗的倡導——作樂

第十五章 國計民生的進步——九職

第十六章 「郁郁乎文哉」——西周史總論

附錄 柏拉圖理想國與周官

重要參考書籍目錄（二）

索引

第三冊 春秋史（前編）

序（一）

序（二）

題詩

各章子目

附圖目次

第一章 「民之所欲、天必從之」——東周

第二章 泰山巖巖、魯邦所瞻——魯及宋曹

第三章 泱泱大風的海邦——齊及衛燕

第四章 表裏山河的內陸國——晉與秦

第五章 南北爭衡的衝地——鄭與陳蔡

第六章 江漢為池、南方之強——楚國

第七章 大江下游的水鄉澤國——吳

第八章 杭州灣頭的新霸國——越

第九章 春秋時代重大戰役——兵車

第十章 國防論的開山祖——管子（上）

第十一章 富國強兵的要道——管子（下）

第十二章 鐵器時代的新紀元——劍術

第十三章 發揚人性的流風餘韻——禮俗

第十四章 內諸夏而外夷狄——華化

第十五章 深根固柢的歷史哲學——老子（上）

第十六章 恬淡為上的精神修養——老子（下）

附錄 讀者來書（一）（二）

重要參考書籍目錄（三）

索引

中華五千年史

第四冊

春秋史（中編）

各章子目

卷頭語

一、孔子的新傳記	一
二、中國史的核心	一
三、中國文化的大動脈	一
四、孔子與釋迦	二
五、孔子與基督	二
六、孔子與亞洲	二
七、孔子與歐洲	二
八、孔子與美國	三
九、孔子與三民主義	三
十、孔學與復興國大業	五
十一、孔學與世界之新思潮	五
十二、萬世開太平	六

第一章（總49） 匹夫而為百世師——孔子的世系

一、「丘也，殷人也」	七
二、孔氏的字源	七
三、孔子的祖先	七
四、「聖人之後，必有達者」	八
五、魯都曲阜	九
六、泰岱與洙泗	九
七、聖地的史蹟	〇
八、孔子的雙親	一
九、孔子的生卒年月	二
十、孔子的名號	二
十一、孔夫人丁官氏	三
十二、孔鮒、伯魚	三
十三、孔伋、子思	四
十四、孔子的後裔	四

各章子目

第二章（總50） 天之未喪斯文——孔子的師承

一、「好古敏以求之」	一六
二、「文武之道，未墜于地」	一八
三、周公與孔子的關係	一八
四、「周禮盡在魯矣」	二〇
五、孔子心目中的管仲	二一
六、王道與霸道之分	二二
七、孔子問禮于老子	二二
八、儒家與道家之別	二三
九、孔子問樂于萇弘	二四
十、孔子學鼓琴于師襄	二四
十一、孔子問官制于鄭子	二五
十二、孔子集古代文化之大成	二五

第三章（總51） 七十而從心所欲——孔子的生平

一、孔子的童年	二六
二、孔子的自傳	二六
三、「吾十有五而志于學」	二七
四、「三十而立」	二八
五、「四十而不惑」	二九
六、「五十而知天命」	三〇
七、五十以學易	三〇
八、孔子的政治生涯	三一
九、「六十而耳順」	三一
十、「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	三二
十一、孔子與春秋三世	三二
十二、孔子與魯哀公	三三
十三、孔子與魯昭公	三三
十四、孔子與魯定公	三四
十五、孔子諱少正卯	三五

第四章（總52） 天下有道，丘不與易——孔子的遊踪

十六、孔子為大司寇	三六
十七、孔子與夾谷之會	三六
十八、「有文事者必有武備」	三八
十九、孔子墜三都	三八
二十、孔子去魯	三九
二十一、孔子周遊列國	三九
二十二、孔子與魯哀公	三九
二十三、孔子與季康子	四〇
二十四、「子帥以正，孰敢不正？」	四二
二十五、孔子論魯國的賢人	四二
二十六、西狩獲麟	四三
二十七、孔子的逝世	四三
二十八、孔林	四三
二十九、孔廟	四四
一、孔子偉大的理想	四五
二、孔子在魯國的行踪	四五
三、孔子去魯	四六
四、孔子與齊國	四六
五、孔子論齊景公	四七
六、孔子通衛	四八
七、衛靈公與南子	四八
八、蘧伯玉與史魚	五〇
九、孔子處國難時的態度	五一
十、衛多君子	五一
十一、天將以夫子為木鐸	五二
十二、知其不可而為之	五三
十三、孔子赴齊求果	五三
十四、孔子過宋	五五
十五、孔子過杞	五五

第五章(總53) 申申如也、天天如也——孔子的生活

十六、孔子畏匡	五六
十七、聖人之勇	五六
十八、孔子至鄭	五七
十九、孔子論子產	五七
二十、孔子在陳	五八
二十一、孔子不式降者	六〇
二十二、孔子思魯之狂士	六〇
二十三、孔子還蔡	六〇
二十四、陳蔡之厄	六一
二十五、「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	六二
二十六、「不容、然後見君子」	六三
二十七、孔子如繁	六四
二十八、孔子論令尹子文	六五
二十九、楚昭王迎孔子	六五
三十、楚之老萊子	六六
三十一、孔子自陳入衛	六六
三十二、孔子過蒲	六七
三十三、孔子自衛歸魯	六七
三十四、「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	六八
一、孔子的日常生活	七〇
二、論語鄉黨章	七〇
三、孔子的體格	七一
四、孔子與鄉里	七一
五、孔子與鄉社	七二
六、孔子論飲食	七三
七、生活教育	七四
八、孔子論衣服	七四
九、服周之冕	七五
十、「君子無故、玉不去身」	七六
十一、澣帛應對進退之禮	七七
十二、「色斯舉矣、翔而後集」	七八
十三、孔子論健康	七九
十四、孔子論儀容	八〇
十五、政治與外交禮節	八〇
十六、多才多藝的孔子	八二

第六章(總54) 溫良恭儉讓——孔子的風度

十七、射之精義	八三
十八、孔子論武事	八四
十九、孔子論禮之本	八四
二十、孔子論女性	八五
二十一、孔子與音樂	八六
二十二、孔子與遊藝	八六
二十三、孔子與生物	八八
二十四、孔子的語言	八九
二十五、孔子的文辭	八九
二十六、孔子的書法	九〇
二十七、孔子論學習	九〇
二十八、孔子論交友	九一
二十九、孔子的樂趣	九二
一、大哉孔子	九四
二、孔子的性情	九四
三、君子儒與小人儒	九五
四、孔子的態度	九五
五、修身與自立	九六
六、知仁勇三達德	九七
七、「知者不惑」	九七
八、「詩書執禮」	九八
九、「不憤、不啓、不悱、不發」	九九
十、「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九九
十一、「攻乎異端、斯害也已」	〇〇
十二、孔子的思想方法	〇〇
十三、「仁者不憂」	〇二
十四、偉大的同情心	〇二
十五、「君子義以爲上」	〇三
十六、「溫良恭儉讓」	〇三
十七、「勇者不懼」	〇四
十八、「成仁取義」	〇五
十九、「愛道不憂貧」	〇六
二十、哲學家的孔子	〇六
二十一、政治家的孔子	〇八
二十二、軍事家的孔子	〇八

第七章(總55) 天將以夫子爲木鐸——孔子的著述

二三、教育家的孔子	〇九
二四、藝術家的孔子	一〇
二五、言論家的孔子	一〇
二六、著作家的孔子	一一
二七、言行一致	一二
二八、有過則改	一二
二九、名實相副	一三
三十、出處進退	一四
三一、隱居求志	一四
三二、孔子論觀人	一五
三三、狂狷與鄉愿	一五
三四、疾惡如仇	一六
三五、「人能弘道」	一八
三六、禮樂之教	一八
三七、「君子而時中」	一九
三八、孔子論性命	二〇
三九、理想的人物	二一
四十、孔子的精神	二一
一、六藝——詩書禮樂易春秋	二五
二、孔子昌明六藝	二六
三、以述爲作的貢獻	二六
四、經典傳	二六
五、易經的十翼	二七
六、天人合一的宇宙觀	二八
七、剛健中正的人生觀	二八
八、「學易可以無大過」	二九
九、「韋編三絕」	三〇
十、孔子刪詩	三〇
十一、孔子的詩教	三一
十二、「思無邪」	三一
十三、言近旨遠	三一
十四、詩與樂	三二
十五、中國最古的史書	三三
十六、孔子刪書	三三
十七、信以傳信、疑以傳疑	三三

十八、讀書的方法	三四
十九、尚書今古文之辨	三四
二十、三禮——周代的文物	三五
二十一、周禮——周公的舊典	三五
二十二、儀禮——周禮的儀式	三六
二十三、禮記——先聖的格言	三六
二十四、禮的本原	三七
二十五、大學——大學教育的綱領	三七
二十六、中國的政治哲學	三八
二十七、中庸——聖賢相傳的道統	三九
二十八、禮運——世界大同的理想	四〇
二十九、樂經與樂記	四〇
三十、中國第一部史學著作	四一
三十一、春秋——史記之通稱	四一
三十二、孔子作春秋	四二
三十三、春秋善惡惡	四三
三十四、春秋的時代	四三
三十五、易與春秋的關係	四四
三十六、詩書與春秋的關係	四五
三十七、禮與春秋的關係	四五
三十八、春秋筆法	四六
三十九、春秋三傳	四七
四十、魯史官左丘明	四七
四十一、左傳的體裁	四七
四十二、左傳的優點	四八
四十三、公羊傳與穀梁傳	四九
四十四、春秋內外傳	五〇
四十五、國語——東周之寶書	五〇
四十六、論語——孔子的語錄	五一
四十七、論語——字的意思	五一
四十八、論語與章句的關係	五二
四十九、古本論語	五二
五十、論語的注疏	五三

第八章(總論) 仁以爲己任——孔子論道德

一、道德與德之關係	一六一
二、中國文化的本質	一六二
三、「朝聞道，夕死可矣」	一六二
四、「德不孤，必有鄰」	一六三
五、德目、一與多	一六三
六、「性相近也」	一六三
七、「修己以安人」	一六四
八、人本哲學或人文主義	一六五
九、仁知雙修——科學的人文主義	一六五
十、仁學的淵源	一六六
十一、「子罕言利，與命、與仁」	一六七
十二、仁學的大義	一六七
十三、「仁以爲己任」	一六八
十四、仁、人心也	一六八
十五、仁者愛人	一六九
十六、愛人始於自愛	一七〇
十七、「當仁，不讓於師」	一七一
十八、剛毅木訥近仁	一七一
十九、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	一七二
二十、爲仁之本	一七三
二十一、里仁爲美	一七三
二十二、仁者水火	一七四
二十三、恭寬信敏惠	一七四
二十四、立人達人	一七四
二十五、選賢舉能	一七四
二十六、殺身成仁	一七五

二十七、天下歸仁	一七六
二十八、立人之道曰仁與義	一七七
二十九、「義之與比」	一七七
三十、義利之辨	一七七
三十一、義與義之關係	一七九
三二、孝的文化	一七九
三三、兒童教育	一八〇
三四、「無違」與「色難」	一八一
三五、「難忘違事」	一八一
三六、「一則以喜，一則以懼」	一八一
三七、移孝作忠	一八二
三八、忠恕之道	一八二
三九、如何盡忠？	一八三
四十、如何行恕？	一八四
四一、幫矩之道	一八四
四二、恕道與金律	一八五
四三、禮讓與當仁不讓	一八五
四四、「主忠信」	一八六
四五、「知者不失言」	一八七
四六、「居處恭，執事敬」	一八七
四七、孝與敬	一八七
四八、恆德之美	一八八
四九、以直報怨	一八九
五十、親過知仁	一九〇
五一、「吾未見剛者」	一九一
五二、「勇者不懼」	一九一
五三、弘毅之士	一九二
五四、「樂以忘憂」	一九三
五五、「躬行君子」	一九三
五六、「中庸其至矣乎」	一九三
五七、「君子而時中」	一九四
五八、「極高明而道中庸」	一九四
五九、「世而後仁」	一九五

中華五千年史

第四冊 春秋史(中編)

附圖目次

卷頭語

一、孔子像	一
二、釋迦牟尼像	二
三、耶穌基督行道圖	三
四、服爾德像	四
五、艾默生像	四
六、國父宏揚孔子學說	五
七、國父墨寶「天下為公」	六

第一章(總49)

一、「丘也殷人也」	七
二、雙燕圖	八
三、春秋時代	八
四、春秋時代曲阜形勢圖	九
五、曲阜附近地形圖	〇
六、曲阜附近古蹟圖	〇
七、泰山	一
八、泗水	一
九、孔林前之洙水橋	二
十、希臘的大力士	二
十一、殷之骨筭	三
十二、殷之玉符	三
十三、孔子與刀官夫人指木像	四
十四、鯉	五
十五、鯉庭圖	五
十六、孔德成(中)與作者	五

第二章(總50)

一、吾其為東周乎	六
----------	---

第三章(總51)

二、孔子時代之賢哲	一六
三、文王像	一七
四、武王像	一八
五、周公像	一九
六、孔子像	二〇
七、管仲像	二一
八、朱子像	二二
九、孔子見老子圖(一)	二二
十、孔子見老子圖(二)	二三
十一、鼓琴圖	二三
十二、琴圖	二四
十三、鳳鳥	二四
十四、曲阜孔廟大成殿	二五

一、豆(一)	二六
二、豆(二)	二七
三、農田	二七
四、畜牧	二八
五、堆	二八
六、太廟	二九
七、天壇	三〇
八、孔子為大司寇圖	三一
九、孔子講學圖	三二
十、雙鯉圖	三三
十一、鯉魚旗	三三
十二、夾谷想像圖	三四
十三、夾谷之會圖	三五
十四、尊(一)	三五
十五、尊(二)	三六
十六、孔子墜三都圖	三六

第四章(總52)

十七、宋剡本論語	三七
十八、孔子為司寇像	三八
十九、衍壽	三九
二十、草上之風必偃	三九
二十一、藤井圖	四〇
二十二、青銅麒麟	四一
二十三、麒麟	四一
二十四、孔子墓	四二
二十五、曲阜衍聖公府忠恕堂	四三
二十六、孔宅故井	四四

一、孔子車	四五
二、孔子周遊列國圖	四六
三、孔子在齊魯行踪圖	四七
四、齊陳曼簾	四八
五、山東淄川	四八
六、衛鼎	四九
七、衛鼎	四九
八、玉佩	五〇
九、琕	五一
十、飛雁	五二
十一、水鐸	五三
十二、鎖鑰	五四
十三、「美哉水、洋洋乎」	五五
十四、杞婦圖	五六
十五、鄭伯	五七
十六、鄭義伯臣	五八
十七、荏苒	五八
十八、陳侯午敦	五九
十九、陳侯午敦銘	五九